

★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汤伏祥:北乔的长篇小说新作《新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聚焦“兵之初”这个特殊阶段,生动而又真实地呈现了新兵们的蜕变过程。

《新兵》塑造了“新兵”这个人物群体的典型形象,诸如新兵吴加林、唐志刚、贾海涛、陶有财、章大强、白小柱,也包括班长夏奇寒。小说通过不同的故事和叙事角度,将“新兵”这个人物群体的形象立体化。“新兵”既是个体的呈现,又是集合的符号,因此比单一的人物更具有丰富性。比如白小柱这个人,他家境优越,从小娇生惯养,但他却不喜欢始终生活在父母的关照下,想通过军营的锤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小说中有一个段落,他的母亲来看他,他告诉母亲以后不要来了,影响他训练。他见到母亲时所表现出的腼腆,有点令人意外。很显然,新兵连的生活,正在影响和重塑人物的性格。

在叙事表达上,《新兵》呈现出强烈的散文化风格。北乔对新兵成长过程的记录细腻、精准而又饱含深情。这期间,无疑再现了作家自己当年当兵以及带兵时的军旅经验和心路历程。小说对于新兵的各种特殊经历,面临的各种情况、问题以及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各种反应,都写得真实可感。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浸润着作家对部队深厚的情感和扎实的经历。正因为熟悉,这些描写自然而又真切,生动而又具体,新兵们承受的苦涩、疼痛和考验在作家的笔下也便成了温馨的回忆、欢乐的珍藏。

《新兵》在细节处见生活,于温情中见思想。比如吴加林,原本不想去当兵,只是因为父母的强迫才去的,在军营中,他开始的表现并不积极,有几处细节写得非常真实、非常生活化。比如他偷偷用了别人的洗衣粉洗衣服,去厨房帮忙,就是为了多吃几块肉等。对于吴加林的状态和这些举动,作家既没有妄加批评,也没有人为地拔高,而是让人物自然真实地成长。在北乔笔下,新兵们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很多毛病和缺陷,甚至有的,还折射出北乔曾经执着坚守的军旅梦想。作家对于这些并不完美的新兵,寄予了深厚的情感和希冀。最终,经受了新兵连的砥砺,新兵们焕羽重生,快速成长。

也正是通过这些情节上的冲突与矛盾,小说获得了叙事的动力,也彰显了思想的张力。就新兵群体而言,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锤炼,心智终获成长,但是小说并未言明他们后来的出路与发展,只是截取了他们如何成长为合格的武警战士这一人生断面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叛逆、吵架、摩擦、私心、小算盘,充斥在新兵蜕变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吃苦耐劳、顽强坚韧、勇敢追求、积极向上的美好品质也让新兵们彼此理解、心意相通。孤儿贾海涛平生第一次过生日,让宿舍里原本有这样或那样摩擦的大家聚集在一起,水和欢乐、温馨让部队成了“咱们的家”。作家着力呈现了新兵训练的艰苦,呈现了部队管理的严格,呈现了军人铁的纪律的一面,也充分描写了军营中的温馨瞬间。

《新兵》从故事的层面看栩栩如生、细腻真切,也塑造出了一批富有时代感、典型性的人物群像,不仅将“兵之初”特殊的人生况味写得淋漓尽致,更彰显出军人的初心、气质和精神。

北乔:一辆卡车在加速,一个兵在后面追,不停地喊:“我的枪,我的枪。”驾驶员显然是听到了,扭头看了看车厢里的冲锋枪和车外焦急的兵,脸上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我严厉地命令驾驶员停车。待那个兵从车上取下枪后,我又严厉地批评了他。我的意思很明确,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个兵下车时忘记了自己的枪,是大忌,驾驶员如此与战友开玩笑,也是大忌。

这其实是一个梦。当年在部队时,

# 写出纯正浓郁的兵味

——关于长篇小说《新兵》的笔谈

我很少做与营区有关的梦,而转业后这十年,梦里常有军旅。有意思的是,但凡我在创作军旅题材作品时,从没有做过有关军旅的梦。或许,把军旅记忆写在纸上,本身就是一种梦。

在部队的时候,我喜欢听老兵讲故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老兵讲的那些故事,有不少是他们添油加醋甚至想象出来的。每每这个时候,我眼前仿佛有两个人,一个是讲故事的老兵,一个是故事里的老兵。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后来有一次,一个新兵因外出超时被班长批评了,找这名老兵诉苦。老兵对他说:“这事儿跟条令条例、规章制度无关,你也别和我唠叨,说到底,你在和自己过不去。你知道兵该是什么样子,你也想当个好兵,但另一个‘你’经常做不到,就是这么点事儿。”

有意思的是,从军后的第一个十年,我的文学梦还没有发芽。那时,我热衷于新闻报道,尤其对摄影感兴趣。我特别喜欢抓拍。那段时间,我给很多战友拍过照片,把他们不经意的瞬间留下来。有不少照片,给了他们些许的陌生感。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照片拍得好玩,是我,可又有些不像我。”记得有位新兵,平时有些散漫,总是说训练没劲,从不用心。某天,我把他在匍匐训练中一张照片送给他时,他笑嘻嘻接过去,看了一会儿,露出很认真的表情问我:“这是我吗?我在训练时会这么认真?”我没有接他的话,因为我知道,此时的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过了几天,他找到我,请我给他多拍几张这样的照片,他对我说:“照片看了又看,这才是我心目中当兵的样子。”

是的,当兵得有兵的样子。如此的“军人形象”可能有些粗线条,就像中国的大写意绘画,不一定穷形,但神韵确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整个社会对“军人形象”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认识,甚至已渐成为“集体无意识”。这绝不是想象性的建构,而是源于生活本身。这样的“军人形象”,是有关军人的本

质,虽然有时呈现出来的是军人精神、性格等的碎片化的细节。更多的时候,无需多言,或难以用言语准确地表达。随着时代的变化,“军人形象”也在变,变得更加充盈充实,在承袭传统的同时闪耀着现代感。

如此,每一个当兵的人,当初都是怀揣“军人形象”入伍的。我一直相信,自从走入营区、军装在身,说到底,军人便开始了自我修炼。这完全决定了我的创作理想和实践。表面上看,我的军旅生活和写作,都与战争无关,都是日常营区里的兵家常事。但我不仅是与当代军人的生活对接,更是试图抵达军人内心的真实。

我最初的写作,就爱使用“兵们”这一指称。我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喜欢“兵们”这个词,尽管这个词是仿照“我们”或“你们”生造的。因为这样的喜欢,2007年,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就是“天下兵们”。我对这个词充满了感情,缘于它给我带来的亲切感以及难以替代的内蕴。能与此词相比的,就只有“兵味”了。我甚至固执地认为,所谓英雄叙事,究其本质就是写出最浓烈的兵味。比如战争小说,便是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呈现出兵味的极端性。这样的爆发,总是由日常生活积聚起来的。战争与日常,这也正是军旅文学的两极,缺一不可。

写什么,是个问题,之于当下的军旅文学更是如此。关于军旅文学的当代叙事或军旅生活的日常化书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其边界似乎超过了现实本身。这涉及对对生活、对军人的认知态度。同时,这又是英雄叙事的当代性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文学不仅是人学,更是人自我内在的冲突性书写。这其实是人生最为基本又最为核心的关系,即人与自我的关系。其他的关系,要么是此关系的衍生,要么最终会归化为此关系。就像军人,一身军装,一份有关军人形象的记忆,以及营门、营区所带来的熏陶、改变,等等。这些外在的因素,在我看来,构成了军人的另一个“我”。军人的成长和锻造,就是在这个“我”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的。

军人离开了战场,战争成了时远时近的背景,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回望或焦虑这般简单。我们常说,军人首先是人,但同时我又明白,军人有其特殊性,军营也是一个区别于普通生活空间的特殊世界。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军旅文学自然有其特别之处。比如兵们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上的种种人际关系大不一样。少了许多欲望,少了许多的利益,更多的是彼此精神的映射。兵们之间的相处,有争斗有对抗,但纠缠其里的是精神与智慧的战术较量。我同意军人首先是人的说法,但我坚持认为,军人是一群特殊的人,是具备英雄性的人。过于强调军人是人,看似是在尊重人性,其实是淡化了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本质。英雄性是被兵味浸染的,如果我们偏执地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将失去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既指涉文学,也关乎生活。

当代军人的成长,不是撕裂或者困惑。军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走在理想之路上,不断地挑战自我。军人的成长以及生活,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处理与自我的关系。所以,军营内的世界既无比复杂,又十分地清晰。忽视或轻视营区的特殊性,一味地凸显军旅生活的日常性,这样的作品淡化了军旅文学的本质属性。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尽管十分固执,但也会理解和尊重有关军旅文学的其他理念的写作。这些年,我看重的是那纯正浓郁的兵味,真诚且坚定地书写当代军人的故事,在军旅文学的日常化叙事中寻找并突出兵味儿。我将此当成我个人军旅生活的延续,并以这样的方式,一直与我的士兵兄弟在一起。对我而言,这样的写作意义重大,而且必不可少。

和平年代的军人形象不好塑造,缺少战争的军旅故事不容易书写。介入军人的日常生活,讲好当下军人备战打仗的故事,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主战场。没有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军人的价值容易被轻视,这是军旅文学面临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是极其有难度的,但又是军旅作家们必须直面并为之持续努力的。

# 审美之灵魂在于创造“美”

■吕国英

## ★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美是一种存在。但没有审美,这种美之存在往往呈遮蔽之态,不可敞开,无法澄明。如此,审美就体现为一种能力。对艺术创作而言,若无审美能力,则不可能创作出美的作品,也不可能进入美的境界、抵达美的彼岸。

那么,审美能力何指?又如何构成?依艺术哲学论,审美能力体现在知觉、感受、鉴赏、想象、判断、评价和创造美等诸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知觉、感受、鉴赏、想象、灵感等皆属精神、情感、智慧范畴,其本源正是人之性灵所蕴,继而审美能力的远方是性灵,为中国古典美学所涵容,当属审美能力之至远的远方。

对审美能力的认知,是随着艺术哲学探究与艺术创作实践而逐渐明晰的。就一般审美活动来说,从审美认知到审美创造,审美能力的构成可以概括为四个层级:美的认知、美的判断、美的想象、美的创造,或简约为感知美、判断美、想象美、创造美。

感知美是美的直接认知能力,是审美能力的基础与前提。维柯将美的认知概括为“诗性智慧”,这种智慧是一种先天能力,认为此智慧是人生而具有的,来自自然本性的想象力建基于人的感官之上。这种认知是通过“直观甚至直觉”获得的,而直觉作为心灵性的“感悟”,是在直观与形成表象的活动中呈现出来,融会了感觉、情感因素。这就是说,审美认知是一种直觉式的认知,需要成熟的感知、丰富的情怀,以完成对审美对象的直接感悟,是直觉层次上的审美能力。

美的感知需要美的判断,这就进入了判断美。美的感知的“直觉性”具有先天性特征,这种“先天性”自然要接受“后天性”的检验。康德就如何认知世界,把握真理,提出“感性、知性与理性说”:感性是对事物的直接性认识,知性是通过知识对事物的认识,而理性是通过概念对事物的认识。康德认为在知性与理性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

“判断力”。而审美判断是判断力的一部分。按康德美学思想,审美判断有四个契机:审美判断是主观的,是不带任何兴趣的愉悦;无需概念就让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无需概念而被认识,进而生发出一种必然的愉悦就是美的。这里的愉悦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愉悦,既无目的性,也无概念性,而且是合目的性的,自然而然的。如此,审美判断就是以“自由愉悦”为目的的反思判断,而在对审美对象的审观中,心性是否愉悦是审美判断关注的核心,也是检验审美判断力的核心构成。

简言之,判断美是在感受美的基础上,对审美之美的进一步把握与评判,既有主观性、普遍性特征;又有民族性、时代性蕴含。其能力之强弱,最终取决于自由愉悦度的高低与反思判断能力的建构。由美的感受、美的判断之演进、发展,就可能进入美的想象。美的想象力是构成审美能力的特殊能力,波德莱尔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察觉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如此,美的想象力是由美的感受力所缘起,美的判断力所导向,并与“美的自由创造能力”相聚合而形成的综合性审美能力,是美的创造性行为的本源。

美的想象是进入美的自由创造之境界,在这个境界中,审美主体往往在近乎无限的想象中领悟美、洞见美、陶醉美、融入美,进而出现激情澎湃、不能自己的亢奋状态,这或许就进入了美的创造状态。在审美能力建构中,主体情感,尤其是激情,作为生命的特殊状态,是审美与艺术创造的特别要件而不可或缺,这在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与理论家、批评家的专论中,均有从感性到理性的阐述与强调。这种激情还常有迷狂、惊喜、灵感等与之相呼应,对文学家来说就是文思泉涌,对音乐家来说就是灵感袭来,对音乐家来说就是灵感“爆棚”。

事实上,这种状态也是审美的情感体验与深度感知,而体验的过程是美的感受的意向性与整体性建构,体现审美

主体融入美、“在之中”;深度感知的过程是美的创造的物性与作品性建构,体现(所创造)作品的物性化存在、形式化呈现、实事实性再现、主题性表现。简言之,美的创造,就是在激情体验美、融入美,并在美的灵感之强烈激发中,完成美的艺术之创造。

一般说来,审美能力是美的感知力、判断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综合建构与集成,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这些层面相互作用、交互发展,既把握美的特征,又决定美的存在,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也是认知与创造的统一,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性、时代性与民族性。对艺术家来说,审美能力的展现与表达,是创作美的作品,呈现美的存在;对非艺术家而言,审美的感受与体验,对审美对象是进入审美,体验审美,对艺术作品是美的再创造,最终实现艺术外在美的内在完成。审美再创造同样是主动审美,因为艺术创作一旦完成,成为作品存在,也就成了审美对象。

就艺术创作论,艺术家(作品)美的创造力的觉醒,往往源自一种悠然而至的“触发”,一句热情话语的点亮,一段生活经历的磨难。比如,朱德群读到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之时,对艺术审美之象似突然洞见,后创作出具有诗性音乐之妙,玄然灿烂之美的油画作品,奠基抒情抽象主义。再比如,齐白石从粗木工到精工木匠的经历,成就了其“木匠画家”的传奇。

美的艺术又往往是天才的艺术。少年王希孟画出青绿山水巨制《千里江山图》,弱冠王勃写出骈文经典名篇《滕王阁序》,永远“年轻”的毕加索以多变的艺术风格贯穿一生……艺术文明演进发展中的这种神奇妙然现象,也为康德美学思想带来瑰丽璀璨的光芒。

赘述至此,笔者是想说明,审美能力作为体现精神境界之能力,其慧悟、觉醒与积累均非常重要。博伊斯言,人类就是审美,审美就是人类本身。然而,没有审美能力,就不可能抵达美的彼岸。诚哉斯言,对艺术家而言尤其,当然,又不仅仅只对艺术家有效。

# 鼓角声声催征程

■卢建华 丁丁

## ★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读过春宁的诗集《鼓角春声》(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12月),心中鼓荡起一股军人特有的豪迈与激情。

这部诗集的4个章节130余首诗歌,在鼓角声声中激荡,在家国情怀中挺立,在故园心中植根。无论是春宁写军旅生活的《军人的爱》《哨所旁那株雪莲》《爱的旗帜》还是写家国情怀的《端午祭》《掌声的誓言》《黄雪》;还是他写乡愁滋味的《那时的黄昏》《回家的路》,抑或写春秋风韵的《关于回忆》《何处安放我的灵魂》等,每一首诗,都充盈着深沉、蓬勃的情感能量。

诗歌应是诗人心路历程的情感寄托。春宁的诗中,有他自己的经历,有他感悟生活留下的串串脚印。尤其喜欢他书写军旅生活和乡愁滋味的诗歌。诗中“哨所、班长、退伍、老营房、军装、战靴、子弹袋、腰带、军帽、背包带、迷彩服、挎包”等等绿色的、具象的、军人专属的词汇,共同营造出军旅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坚实的意象与诗人扎实的生活经验相互融合,一头牵系着历史,一头勾连着当下,连缀、延伸出一条深沉、幽微的军人情感的隧道。春宁笔下的兵情、乡情、友情、亲情,层层叠加,环环相扣,真挚的情感最能触动人心柔软的深处,激起层层记忆的涟漪。

诗歌应是时代精神的“扬声器”,诗人应自觉肩负起弘扬时代精神的责任。春宁的诗集中不乏紧贴时代脉搏、观照当下生活的作品。如《但闻春风起惊雷》写出了新时代军队听党指挥、强军备战的豪迈气势;《因为有你》写出了雪域高原戍边军人的家国情怀,诠释出岁月静好背后军人的牺牲与付出;《用爱迎接春天》写出了举国之力、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民族精神;《国旗下的公祭》写出了民族缅怀先烈、不忘初心、重新出发的精神传承;《掌声的誓言》写出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和民心所向。这些诗歌多以小切口介入、大视野展开,记录下新时代昂扬向上的发展印记。

生活充满着诗意,是诗人创作的源泉。春宁的诗歌创作,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场景。在《哨所旁那株雪莲》中,能看到“雄鹰盘旋在雪莲头顶/痴恋雪莲的芬芳/在这近五千米的海拔/与天比高的/是我报效祖国的赤胆衷肠/我向雪莲述说壮志/只要祖国需要/八千米我也快乐前往……”这是仁

立在雪域高原哨所的生活截图,是戍边军人报效祖国的大爱情怀。在《孩子,你弯下腰是那么大爱》中,“孩子呀,你这一弯腰/温暖了寒冷的冬季/融化了积存的冰雪/感动了这个世界/都说孩子的心是透明的/你弯下了腰/小小的身躯却高大得/遮挡了所有阴霾和误解……”朴素的白描抒写了一个孩子向医护人员致谢的感人场景。在《村口的老娘》中,“我怕风吹散老娘的白发/我怕风吹断枝桠/鸟窝随风飘荡/落在地上/全是娘的泪光”,跳跃的意象激荡起读者思念亲人的联想,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语言简洁明快,能读懂,不生涩执拗,有画面感,是春宁的诗歌之所长。如,“我坐在树下/捡一片落叶/居然看见满眶泪光”如,“归牛饮下一池霞光/肩头横斜斜/在外游荡的澎湖湾/听久远的传说……”又如,“村庄的年龄/沧桑了村头老树的虬劲/每个枝丫/都长满游子顽皮的童趣/斑驳的土墙是残破的黄卷/一页页品读,恍若隔世……”这些诗句清朗明快,意味悠长,鲜活的画面跃入眼帘,灵动的词语引人入胜。

诗歌这种文体不仅应有诗的意境,还应有歌的韵味。读春宁的诗,像是踩着韵脚、走在抑扬顿挫的诗意小路上,朗朗上口、适于吟哦。比如“每棵草都蓄积着能量/每棵树都年轻着沧桑/以古老的年轮/悠悠述说美丽的传唱”;又如“这条路很长很孤单/是一根线/一头系在心头/一头系在故园”等等,这些诗句都可以作为歌词来谱曲歌唱。

鼓角声声催征程,诚如春宁为诗集题名《鼓角春声》,无论是爱党、爱国、爱人民还是爱军旅、爱乡土、爱生活,作者诗行里的这种深情厚意,积聚着昂然向上的激情,鼓荡着催人奋进的力量。



## 文艺评论

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画) 郭江作

## 长征 第5137期